



中国历史演义全书

# 唐代历史演义

(二)

〔民国〕蔡东藩撰著

## 目摇摇录

第 十 八 回 摇	灭高昌献俘观德殿 逐真珠击败薛延陀	员
第 十 九 回 摇	强胡内乱列部纷争 逆迹上闻储君被废	员
第 二 十 回 摇	易东宫亲授御训 征高丽连破敌锋	员
第 二 十 一 回 摇	东略无功全军归国 北荒尽服群酋入朝	猿
第 二 十 二 回 摇	使天竺调兵擒叛酋 征龟兹入穴虏名王	猿
第 二 十 三 回 摇	出娇娃英主升遐 逞奸情帝女谋变	愿
第 二 十 四 回 摇	武昭仪还宫夺宠 褚遂良伏阙陈忠	缘
第 二 十 五 回 摇	下辣手害死王皇后 遣大军擒归沙钵罗	苑
第 二 十 六 回 摇	许敬宗构陷三家 刘仁轨荡平百济	苑
第 二 十 七 回 摇	发三箭薛礼定天山 统六师李勣灭高丽	愿
第 二 十 八 回 摇	伐西羌连番败绩 易东宫两次蒙冤	愿

第二十九回	裴总管出师屡捷 唐高宗得病告终	.....	贞观
第三十回	被废立庐陵王坐徙 违良策徐敬业败亡	.....	贞观
第三十一回	敕告密滥用严刑 谋匡复构成大祸	.....	贞观
第三十二回	武则天革命称尊 狄仁杰奉制出狱	.....	贞观
第三十三回	安金藏剖心明信 僧怀义稔恶受诛	.....	贞观

## 第十八回 摇摇灭高昌 献俘观德殿 逐真珠 击败薛延陀

摇摇却说高昌王燮文泰，曾于贞观四年入朝，高昌东邻吐谷浑，本在西域境内，定都交河。当时西域诸国，闻文泰入朝，各挽他介绍唐廷，愿通朝贡，太宗许令自便。越二年，焉耆王突骑支遣使入贡，道出高昌，使臣到了唐廷，请遵汉时故道开通碛路，以便往来，原来汉时与焉耆通使，另有碛路可行，不必假道高昌。至隋末碛路梗塞，绕道多迂，且恐受高昌牵制，许多不便，因此使臣乞请唐廷。太宗当然允许，偏高昌王燮文泰，以为焉耆通唐，由自己替作先容，今乃请开碛路，自由往来，明明是背本营私，当即遣兵潜袭焉耆，大掠而归。嗣因西域使人，欲往唐廷，必须先请命高昌，否则概不许通。西域有伊吾国，先属西突厥，旋愿内附。文泰与西突厥，连兵攻伊吾，伊吾向唐廷乞援，太宗颁诏高昌，严词诘责，且召他大臣阿史那矩，入都议事。文泰不肯遣发，但令长史燮雍，入唐谢罪，太宗面谕燮雍，促令文泰入朝，雍听命而去，偏偏待了半年，毫无音信，但闻文泰复结西突厥，击破焉耆，且号令薛延陀等部落，迫他臣事高昌。于是再遣虞部郎中李道裕，往问罪状，文泰傲不为礼，且自语道：“鹰飞天上，雉伏蒿中，猫游堂奥，鼠伏穴间，尚且各自得所。我为一国主，难道不如鸟兽么？”道裕知不可理喻，还报太宗。太宗即遣使问薛延陀，愿否同击高昌？薛延陀真珠可汗，答词恭顺，且请发兵为导。乃再遣民部尚书唐俭，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，赍缯帛赐真珠，与商进取事宜。两下约定，唐俭等还朝，遂命交河行军大总管吏部尚书侯君集、副总管兼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等，率师征高昌。

文泰闻唐师西来,尚侈然语国人道:“唐朝去我七千里,有二千里统是沙碛,毫无水草,寒风如刀,热风似烧,怎能骤然到此?前时我往见唐廷,眼见秦陇一带,城邑萧条,大非隋比。今来伐我,发兵过多,粮必不济,若止三万以下,我力尚足抵御。以逸待劳,坐乘敌敝,他若屯兵城下,不过二旬,食尽必走。我乃从后躡击,定可得志。”遂安心待着,不加戒备。过了一二月,才有侦骑来报,唐兵已临碛石了。文泰尚未着忙,但问有若干人马?侦骑答称有十万人。文泰始觉心惊,便颤着道:“十万大兵,竟得深入么?这却如何是好?”侦骑道:“有薛延陀兵为向导,是以来得迅速。”文泰益惧,急得不知所措,即日惹起大病,忽寒忽热,似醒非醒。睡着帐中,说了一二日呓语,水米不沾,竟至气绝。子名智盛,平时本没有甚么才干,至此既要治丧,又要御敌,越弄得无法可施,那时也管不得什么存亡,只好料理丧事,再作计较。唐师进次柳谷,闻文泰已死,国中正在发丧,诸将请诸君集,拟乘丧袭击,君集道:“天子因高昌无礼,特遣我辈西征,若袭人墟墓,转觉师出无名,我军此时进去,正要堂堂正正,声罪致讨,才不愧为王师哩!”遂令将士伐鼓行军,进拔田城,掳男妇七千余口,又命中郎将辛獠儿为前锋,夤夜再进,击破高昌防兵,直抵都下。君集督军继至,把高昌都城围住。城中缒出虜使,入谒君集,并赍呈文书,君集启视,见上面写着:

摇摇得罪于天子者先王也,天罚所加,身已物故。智盛袭位未几,惟尚书怜察!

君集阅毕,便语来使道:“汝嗣主若能悔过,当束手出降,

待他不死。”来使奉命出营，仍缒上城去。君集静待一日，未见智盛出降，乃令军士囊土填堑，越堑猛攻。城上矢石雨下，伤毙唐军数百人。君集特造巢车，高约十余丈。比城头还超过数尺，得以俯瞰城中，还击矢石，城内守卒，孺惧得很。智盛还望西突厥来援，西突厥本与高昌协约，有急相助，至此曾发兵相救，因闻唐军大至，中道折回，害得智盛孤军无援，没奈何开了城门，出降军前，君集拘住智盛，复分兵略地，连下二十二城，收降八千四十六户，一万七千七百口，得地东西八百里，南北五百里。先是高昌曾有童谣云：“高昌兵，如霜雪，唐家兵，如日月。日月照霜雪，几何自殒灭。”至智盛出降，谣言始验。

捷书传达长安，太宗欲分土设官，列置州县，魏征入谏道：“陛下即位，文泰就来朝谒，近因骄倨不臣，抗拒西域贡献，乃兴师往讨。文泰身死，天罚已申，为陛下计，应抚他人民，存他社稷，立他子嗣，威德互施，方足柔远。今若以高昌土地，视为己利，改作州县，此后须千余人镇守。数千余人往来，每年供办衣资，远离亲戚，不出十年，陇右且空。陛下终不得高昌撮粟尺帛，佐助中国，有损无益，臣窃为陛下不取哩。”太宗不从，诏改高昌为西州，更在交河城内，建设安西都护府，留兵镇戍，召侯君集等还朝。君集虏高昌王智盛，及智盛弟智湛等，奏凯旋师。于是唐地东至海，西至焉耆，南尽林邑，北抵大漠，皆为州县。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。君集等班师入都，献俘观德殿，行饮至礼，大饗三日。智盛兄弟，进谒太宗，跪伏请罪。太宗加恩赦宥，封智盛为左武卫将军，兼金城郡公，智湛为右武卫中郎将，兼天山郡公，总管侯君集以下，赏赉有差。

忽有弹章上陈，劾奏君集私取珍宝，配没妇女，并未上闻；

将士等亦有盗窃罪，君集不自谨饬，所以不能禁制等语。太宗乃令君集诣狱对簿。中侍郎书岑文本谏道：“高昌昏迷不道，陛下命君集等往讨，得指日荡平。凯旋以后，所有将帅以下，悉蒙重赏，乃未逾旬日，便至属吏。虽君集等自罹国法，咎有所归，但恐海内人民，疑陛下录过遗功，转致懈体。臣闻命将出师，果能克敌，贪亦应赏，若至败绩，廉亦应诛。所以汉李广利陈汤，晋王浚及隋韩擒虎，均负罪名，人主因他有功，统加封赏。臣又闻兵志有言，使智使勇，使贪使愚，诚因古今将帅，不能无疵，全赖人君善为器使，方得利用。陛下今日，亦应舍瑕录长，原功宥罪，令君集等再升朝列，复备驱驰。是陛下能屈法加恩，君集等亦当知过益奋了。”太宗乃谢君集罪，释置不问。既而又有人讦告万均，说他私奸高昌妇女，万均不服，有诏令万均与高昌妇女对质，魏征复入谏道：“臣闻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今命大将军与亡国妇女对辩，未免有褻国体。如事果属实，原足蒙羞，语出于虚，亦足貽笑。昔秦穆饮盗马士，楚庄赦绝纓罪，陛下道高尧舜，顾反不若两君么？”太宗感悟，乃将万均事搁置，不复提及。

行军总管阿史那社鞅从军西征，秋毫不取，及论功行赏，只受老弱敝旧，不及珍异，太宗嘉他廉慎，特赐以高昌所得宝刀，及杂彩千段。他本东突厥处罗可汗次子，率众内附，受封左骁卫大将军，得尚衡阳长公主，为驸马都尉，掌卫屯兵，至是复积功封毕国公。高昌既平，吐蕃赞普弃宗弄赞，慕唐威德，遣使入贡，且请和亲。吐蕃在吐谷浑西南，就是现今的西藏地方，源出西羌，或云为三苗遗裔，风俗与中国绝殊，自弃宗弄赞为吐蕃主，颇有智勇，威服四邻。太宗因他入贡，乃遣行人冯德遐，抚慰吐蕃。弄赞见了德遐，谓突厥吐谷浑，皆得尚中国

公主，独吐蕃素来向隅，因请中国许婚，情愿多献金宝，德遐答称须归奏天子，候旨裁夺。弄赞乃更遣使臣，赍了表文，及许多珍玩，随德遐入朝。太宗阅过表文，见他意在求婚，亦不加可否。适值吐谷浑王诺曷钵，亦入觐唐廷，太宗与语吐蕃事。诺曷钵以吐蕃僻处，未识王化为词。太宗乃不许吐蕃和亲，遣还使人，使人返报弄赞，谓由吐谷浑王从中谗间，因罢婚议。弄赞大怒，即发兵击吐谷浑。诺曷钵正自唐归国，闻吐蕃大举来侵，自知力不能支，竟遁入青海北隅，民畜多为吐蕃所掠。吐蕃兵进破党项白兰诸羌，率众二十余万，进逼松州西境，击破唐都督韩威。太宗乃复遣侯君集为行军大总管，带同将军执失思力、牛进达、刘简等，督步骑五万人，往讨吐蕃。吐蕃主弄赞，正围攻松州城，约有十余日，不意唐军大至，前锋为牛进达，持着一柄偃月刀，盘旋飞舞，杀入阵中。弄赞亟拟对仗，后面复来了执失思力，横槊直入，左挑右刺，没入敢当。松州都督韩威，复从城中杀出，吓得弄赞脚忙手乱，招呼徒众，冲开一条血路，飞奔而去。唐军追击数里，斩首数千级，方才收兵。弄赞经此一败，乃惶恐谢罪，再遣使至唐廷，表明悔过。只和亲问题，始终不肯赦置。太宗也不欲黩武，许彼结婚。弄赞得使臣归报，心下大喜，特遣大论禄东赞献金五千两，及珍宝数百件，来唐聘妇。太宗乃命将宗女文成公主，遣嫁吐蕃，且因禄东赞奏对称旨，授右卫大将军，并令江夏王道宗，持节送文成公主入吐蕃。弄赞率众郊迎，见了道宗，询明为公主从叔，执子婿礼甚恭。且见中国衣服仪卫，远过羌俗，未免相形见绌，遂为公主别筑一城，创设宫室，留居公主。自己也满身纨绔，与公主成婚。吐蕃国人好用赭涂面，为公主所嫉视，弄赞下令禁止。且尽褫毡罽，常服华装。并遣诸豪酋子弟，入中国

学习诗书，吐蕃也算竭诚归唐了。

一波方平，一波又起，薛延陀真珠可汗，又与怀化郡王阿史那思摩相争，更劳动中国兵戈，惹起一场战祸。说来又是话长，待小子撮要叙明。先是突利自顺州入朝，道死并州，太宗命嗣子贺逻鹘袭位。会太宗幸九成宫，突利弟结社率，曾入充宿卫，阴结旧部落四十余人，谋犯御帐，乘便劫贺逻鹘北归，偏偏夜入御营，为折冲将孙武开等击退，他却转入御厩，盗马二十余匹，北走渡渭，途次为戍兵所擒，枭首示众。只贺逻鹘得免死罪，流窜岭外。朝右大臣，遂交章上奏，争说：“突厥遗众，不便内居。”太宗亦有悔意，乃赐阿史那思摩国姓，立为泥孰俟利邈可汗，给他鼓纛，令率种落还旧部。思摩等颇惮薛延陀，不敢出塞，太宗再给薛延陀玺书，谕令各守疆土，不得侵犯。真珠可汗迎接诏使，顿首听命。待诏使还归，太宗乃饯思摩行，思摩拜谢，誓言子孙世事唐廷，于是赵郡王孝恭，鸿胪卿刘善，偕思摩同至河上，筑坛受册，礼成乃返。思摩因得建牙河北，有众十万，胜兵四万人，仍辖东突厥故土。偏薛延陀真珠可汗，阳奉唐命，阴具狡谋。竟命嗣子大度设，调发同罗仆骨回纥白奚各部兵，得二十余万，进击思摩。看官！你想思摩初出塞外，诸事草创，所有城郭堡寨，都未曾修缮整齐，部众又没有训练，怎能敌得住薛延陀的大军？全部未战先慌，退入长城，保守朔州，飞章向唐廷告急。太宗不得不遣将往援，乃命营州都督张俭，率所部精兵，及边境降番，出驻东境。兵部尚书李世矜，为朔州道行军总管，统兵六万，骑士千二百人，出镇朔方。右卫大将军李大亮，为灵州道行军总管，统兵四万，骑兵五千，出屯灵武。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，率兵一万七千，为庆州道总管，出发云中，凉州都督李袭举，为凉州道行军总管，

即率凉州戍兵,出逼西方。诸将陛辞请训,太宗面谕道:“薛延陀自恃强盛,逾漠南行,道经数千里,马已疲瘦,见利不能速进,不利又不能速退,朕已饬思摩烧薨秋草,毋为寇资。特他刍粮日尽,野无所获,必当退去。卿等可与思摩互为犄角,徒寇已欲退,协力出击,定足破敌,朕可静听捷音了。”诸将听命而行。

薛延陀骑兵三万,由大度设带领,作为前驱,进逼长城,正在登高南望,辱骂思摩。不意尘氛滚滚,枪戟森森,那朔州道行军总管李世矚,带着唐军,遮道前来。大度设不觉惊惶,竟向赤柯冻北走。世矚选麾下骁悍万人,及突厥精骑六千,出长城,逾白道川,追蹙寇后。大度设奔走累日,至诺真水,为唐军追及,乃勒众还战,列阵亘十里,世矚令突厥骑兵,先行出战,为大度设所败,相率退还。大度设乘胜来追,适遇唐军掩至,恐不能力敌,但令部众弯弓注射,万矢俱发。唐军中马多受伤,陆续倒毙。世矚命士卒下马,各执长槊,向前直进,任他行如飞蝗,竟冒险冲入敌阵,敌众专力射箭,不妨唐军杀入,手中剩了空拳,如何招架得住?没奈何倒退下去。向来薛延陀教兵步战,五人为伍,一人执马,四人前战,战胜乃授马追奔。唐副总管薛万彻,率数千骑入敌阵中,专夺敌马,敌众见马俱失去,越加骇惧,顿时溃散。唐军趁势奋击,斩首二千余级,捕虏五万余人。大度设拚命逃脱,万彻力追不及,才命回军。

世矚既得胜仗,乃率众军还至定襄,驰书告捷。太宗拟饬世矚等,进捣薛延陀巢穴,忽闻左领军将军契郿何力,被薛延陀拘去,转不免迟疑起来。原来何力母姑臧夫人,及弟贺兰州都督沙门,均在凉州,何力请旨省亲,且乘便招抚部落,谁料到了凉州,知母与弟俱往降薛延陀,就是契郿诸部落,亦多欲向

薛延陀投诚。何力大惊道：“主上厚恩，奈何遽负？”契鹵诸部众道：“夫人都督，统已往降，我等不去，尚将何往？”何力道：“沙门尽孝，我尽忠，断不降薛延陀。”契鹵部众，竟将何力执住，解至真珠可汗帐前。何力箕踞坐地，真珠胁何力降，何力起身东向，拔刀大呼道：“何力是大唐烈士，怎肯屈辱虏廷？天地日月，愿鉴愚诚！”说至此，竟把刀向左耳一横，割下鲜血淋漓的一只耳朵，向真珠掷去，且瞋目视真珠道：“请视此耳，我决不降。”真珠欲杀何力，独真珠妻，怜他孤忠，从旁谏阻，乃把何力羁禁帐中。这消息传入唐廷，太宗语侍臣道：“何力必不负朕。”侍臣道：“戎狄气类相亲，何力往薛延陀，如鱼趋水，哪里还肯顾念隆恩？”太宗道：“何力心如铁石，你等不信何力，朕却可独保呢。”正说着，薛延陀遣使到来，当由太宗召见，来使乃是真珠可汗的叔父，名叫沙钵罗泥熟。太宗先诘责薛延陀叛状，继复问及何力情形，沙钵罗约略认罪，并极称何力忠诚，说得太宗也为凄恻，顾语侍臣道：“何力果属何如？”侍臣等才服太宗先见，一同俯首。沙钵罗复呈上贡单，内列貂皮三千张，马三万匹，玛瑙镜一架，愿此后罢战修和，并乞许婚。太宗道：“汝主果悔罪投诚，朕亦何惜一女？但须先送归何力，方准和亲。”沙钵罗请使同往，太宗乃命兵部侍郎崔敦礼，偕沙钵罗同往，迎归何力，许真珠得尚公主。真珠喜如所愿，放归何力，且与崔敦礼订定婚期。敦礼与何力同归，陛见太宗，太宗见他左耳已亡，疮痕未愈，不禁为之泣下。何力慷慨然道：“臣受陛下厚恩，杀身亦所不惜，何惜一左耳呢？”太宗乃厚赐金帛，并升授右骁卫大将军。

既而真珠可汗，令侄突利设来唐纳币，献马五万匹，牛及橐驼万头，羊十万口。太宗赐宴殿中，殷勤款待，且许把新兴

公主嫁薛延陀。何力独密奏太宗，劝阻婚约。太宗道：“天子无戏言，朕已允许，如何反汗？”何力道：“臣闻礼重亲迎，最好是令夷男自迎公主，或至京师，或至灵武，臣料夷国必不敢来。夷男不至，何妨绝婚？况夷男性情暴戾，必因婚议不成，激成郁愤，上怒下疑，不出二三年，夷男必忧死，他日二子争立，内乱外离，不战自灭了。”太宗点头称善，即遣归突利设，嘱他转告真珠，来迎公主，并言当亲送公主至灵州，与真珠面会。真珠得报大喜，愿诣灵州，臣下交相谏阻，真珠不从，更搜括马羊，充作聘礼。薛延陀本无库厩，所需杂畜，应向各部调索，急切里无从办齐，且往返万里，道涉沙碛，畜口不得水草，耗死过半，因是失期不至。太宗本有意悔婚，遂责真珠愆期，与他绝婚，灵州也不复临幸了。小子有诗叹道：

帝女胡甘作虏妻，汉为无策语堪稽。

唐宗失信虽贻议，到底迷途不再迷。

毕竟真珠曾否抗命，待到下回续详。

摇摇塞外各国，侈然自大，皆由中国失道，无威无德，乃敢窃据一隅，负箠称强耳。若果有堂堂之阵，正正之旗，与彼角逐，未有不因而披靡者。试观高昌之灭，与薛延陀之败，并未经过数十百战，一遇唐师，非降即奔。智盛兄弟，被俘入唐，何其弱也？薛延陀真珠可汗，雄长铁勒诸部，亦一蹶不振，入贡请罪，可见馭夷非难，在外攘之得其道耳。独唐太宗与吐蕃和亲，乃至薛延陀既许而复悔，出尔反尔，未免失信。

夫和亲原为下策 ,但既以宗女嫁吐蕃 ,何妨以宗女嫁薛延陀 ? 否则一律拒绝 ,自存国体可也。太宗不察 ,失策于前 ,食言于后 ,且待遇夷狄 ,隐分厚薄 ,绳以一视同仁之义 ,太宗其更有愧乎 ? 叙吐蕃事于薛延陀之前 ,虽系按年列叙 ,实足为太宗存一比例 ,表明其驭外之不公。作者固具有苦心 ,明眼人方能见到也。

## 第十九回 强胡内乱列部纷争 逆迹上闻储君被废

摇摇却说真珠可汗，闻唐廷下诏绝婚，只好自悔失期，不敢再索，仍与唐廷修和。太宗益自欣慰，竟将新兴公主嫁与长孙曷。薛延陀事，至后再表，小子要叙及西突厥了。西突厥自阿波可汗，与东突厥屡有战争，后来阿波可汗，为东突厥沙钵略可汗所擒，国人立他族子泥利可汗。泥利亦败死，子达漫立，叫作泥撅处罗可汗。隋炀帝时尝从征高丽，赐号曷萨那可汗。唐初曷萨那入贡大珠，高祖面谕曷萨那道：“朕重王赤心，不爱宝珠。”因将珠给还，特封他为归义王。惟曷萨那朝唐，部众皆不服，竟潜令人刺杀曷萨那，别立射匮可汗。射匮建牙三弥山，驱策西域诸国，势颇强盛，及病死后，弟统叶护可汗嗣立，具有勇略，广拓属土，常遣使入贡唐廷，且请许婚。高祖欲从所请，因为东突厥所梗，乃致中阻。统叶护恃强而骄，残虐群下，终弄得众叛亲离，为叔父莫贺咄所戕。莫贺咄自称屈利俟毗可汗，部众又恨他弑主自立，各怀贰心，于是另推泥孰莫贺设为可汗，泥孰不受，闻统叶护子旭力特勒，避难奔康居，特遣人迎立，推为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，且助他复仇，往攻莫贺咄。莫贺咄败奔金山，泥孰率从追击，竟将莫贺咄杀死。肆叶护乃得统辖西突厥全部，偏是肆叶护量小难容，泥孰又功高遭忌，谗言交构，两下怀嫌。肆叶护谋杀泥孰，泥孰乘机脱逃，亡奔焉耆。未几肆叶护为臣下所逐，走死康居，泥孰因国人推戴，迎立为咄陆可汗。咄陆父莫贺设，前曾由统叶护可汗遣入唐廷，通贡修好，太宗时尚未立，与莫贺设约为兄弟，至是闻咄陆嗣位，乃诏鸿胪少卿刘善因持节授册，封为吞阿娄拔利焮咄

陆可汗,兼赐鼓纛缎彩万匹。咄陆遣使入谢,盛献方物。既而咄陆去世,弟同俄设立,号沙钵罗旭利失可汗,分全国为十部,各置部长一人,每人授一箭,称为十设,亦号十箭。怎奈部落太多,尾大不掉,部长统吐屯拥有劲旅,袭击旭利失。旭利失与战不胜,遁走焉耆。纯吐屯复为他部所杀,全国无主,乃由西方诸部,别迎东突厥始毕可汗子欲谷设为主,叫作乙毗咄陆可汗,旭利失又自焉耆出来,招集余众,再图恢复,所有西突厥东部,复逐渐收服。只西部与他抗衡,彼此互哄,兵连祸结,杀伤不可胜计。后来易战为和,分地自王,约以伊列水为界,水东属旭利失,水西属乙毗咄陆。自是西突厥全部,复分为东西两国,乙毗咄陆势渐强盛,勾通东部大臣俟列发,阴谋旭利失,俟列发竟纠众作乱,旭利失没法抵制,奔窜而死。他部不服俟列发,出平乱事,再迎旭利失子,为乙屈利失乙毗可汗。未几又死,从弟乙闾沙钵罗叶护可汗入嗣,通使唐廷,太宗特遣左领军将军张大师持册加封,移牙水北,时称沙钵罗叶护为南庭,乙毗咄陆为北庭。咄陆又与沙钵罗叶护构兵,屡战不休,且同时入诉唐廷,分争曲直。太宗令他罢兵息战,咄陆不肯听命,竟增兵南攻,击杀沙钵罗叶护可汗,并有南部,复入寇伊州。唐安西都护郭孝恪,率轻骑二千,从间道掩击,杀败乙毗咄陆,乙毗咄陆转攻天山,复由孝恪移师击走,斩首数千级。但乙毗咄陆心终未死,东略失利,再图西略,他欲进攻康居,道过米国,即将他残破,尽掠人畜,毫不给赏臣下。部将泥孰啜,因此不平,自行夺取。乙毗咄陆恨他专擅,立斩以徇,泥孰啜裨将胡禄屋,替泥孰啜报仇,袭击乙毗咄陆,乙毗咄陆率众与战,未及对垒,麾下统已溃散,就使乙毗咄陆勇艺过人,也是无术支持,不得已走保白水胡城,全国大乱,扰扰经年。部长屋

利啜等,有心求治,乃遣使请命唐廷,愿废乙毗咄陆可汗,另行择贤嗣位。太宗即命通事舍人温无隐赍诏西行,与屋利啜等商定嗣君,立莫贺咄遗子为乙毗射匮可汗,乙毗咄陆尚思规复,招徕旧部,大众都反唇道:“使我千人战死,教他一人独存,我等还要从他么?”乙毗咄陆得闻此语,料知众怒难犯,转奔吐火罗,西突厥才算统一,由乙毗射匮主持。他因入贡皮币,并且请婚,太宗令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五部,作为聘礼。乙毗射匮,也觉承认不下,两下里延宕过去。

小子为按时叙事起见,只好将西突厥事,暂行搁置,演述那唐廷内政,免得叙次混淆。自皇子承乾,得立为太子后,起初因年尚幼稚,没甚过失,及渐渐长成,辄游猎废学。左庶子于志宁、右庶子孔颖达、张玄素等,屡加规谏,均不见从,反且遭嫉。志宁丁母忧,闻太子修治宫室,妨害农功,又好郑卫音乐,以及宠昵宦官、亲近女色等情,遂上书极谏,至再至三,惹得太子怨恨填胸,几与志宁势不两立。暗遣刺客张师政、干承基两人,往刺志宁。二人入志宁家,见他素服麻衣,寝处苦块,也不禁良心发现,不忍下手。当即返报太子,但说是不便行刺,只好缓图。太子乃暂从搁置,但淫纵益甚。魏王泰有意夺嫡,趁着太子失德的时候,格外招集文士,撰述各书,且搜考古今地理,著成一册括地志,呈献太宗。太宗见他考证详明,很是喜慰,便优畀月给,制逾太子。谏议大夫褚遂良,上书谏阻,太过反致误会,还道是太子月给过轻,下了一道诏谕,令太子出用库物,有司勿为限制。看官听着!这岂非溺爱不明,酿成祸患么?太子得了此诏,喜出望外,当然取用无度。时张玄素已调任右庶子,遂上书切谏太子,略云:

摇摇昔周武帝平定山东 ,隋文帝混一江南 ,勤俭爱民 ,皆为令主。有子不肖 ,卒亡宗祀。圣上以殿下亲则父子 ,事兼家国 ,所应用物 ,不为限制。恩旨未逾六旬 ,用物已过七万 ,骄奢之极 ,孰有过此 ? 况宫臣正士 ,未闻在侧 ,群邪淫巧 ,奢近深宫。在外瞻仰 ,已有此失 ,居中隐秘 ,宁可胜计。苦药利病 ,苦言利行。伏惟居安思危 ,日慎一日 ,节糜费以成俭德 ,则不胜幸甚 !

玄素既上谏书 ,只望太子回心改过 ,不负此言。哪知隔日早朝 ,行过东宫门外 ,忽有一人短衣便帽 ,走近玄素面前 ,突然抽出一条大马蹯 ,向玄素脑门击下。玄素急忙一闪 ,下蹯少偏 ,已打得皮破血流 ,大叫一声 ,晕仆地上。朝臣闻声趋救 ,好容易叫他醒来 ,才得复苏 ,缉拿凶犯 ,早已颺去。看官试想 ! 禁门内外 ,有什么暴客 ? 就使有暴客伏着 ,一经发觉 ,也是无从脱逃 ,偏此次被他溜去 ,眼见得是东宫所遣 ,容易匿迹了。玄素不能上朝 ,由侍役舁回宅中 ,医治数日 ,渐得痊愈。自知为一书惹祸 ,但也没处呼冤 ,只好自认晦气 ,便算了结。

是时魏征已老 ,常患疾病 ,太宗犹时给手诏 ,令他封状进言。征不忘忠谏 ,仍应诏直陈。既而褚遂良奏言太子诸王 ,应有定分 ,请亟从整核 ,太宗乃语遂良道 : “方今群臣忠直 ,无过魏征 ,我遣令傅太子 ,弼成潜德 ,以副众望。”遂诏令征为太子太师。征称疾固辞 ,太宗手诏慰勉道 : “周幽晋献 ,废嫡立庶 ,危国亡家 ,汉高祖几废太子 ,幸得四皓相助 ,然后得安 ,卿即四皓中的一人 ,愿勿固辞 ! 就使卿疾未愈 ,亦可卧护青宫 ,少释朕忧。”这数语很是恳切 ,累得征无词解免 ,勉强受职。无如